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志卷十三至

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貢生臣徐廷瑛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卷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黃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吏州牧劉璋召為

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

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

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

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

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

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

假權偏將軍

徐衆評曰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拒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

之間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勸為善

者之

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

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

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  
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益  
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  
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陞  
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  
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  
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  
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

也待之如初

臣松之以為漢武用虛罔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

失縣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

保父爾後其劉主之所謂也

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効

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

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

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

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

漢魏春秋曰文帝詔命發喪權答曰臣與劉後得審問

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

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  
屬馬使奔馳文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舉止  
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宣王  
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答曰不啻明公見  
顧之重也宣王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  
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遷車騎  
將軍儀同三司

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  
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焚

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  
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

明年卒諡曰景侯子邕嗣邕無

子絕權留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却戰至緜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為建伶令有違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土大

姓寢而不許

華陽國志曰習後官至領軍

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

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乃託



名郡使北詣先主過於縣竹先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  
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  
以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  
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為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康  
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  
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  
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  
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

以恢為庠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

臣松之訊

之蜀人云庠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為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為寧州先

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巂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  
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  
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  
紹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  
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  
人信之故圍守急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

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  
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  
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  
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  
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  
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  
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緜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

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漢

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  
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

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

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闓書六紙  
解喻利害闓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  
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桀  
慢如此闓又降於吳吳遥署闓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  
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  
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稱  
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

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  
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衆率先啓行上以報  
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  
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  
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  
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  
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  
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

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觀  
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  
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  
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  
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  
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  
凱威恩內著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  
討聞既發在道而聞已為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

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  
閬高定偏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  
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為叛

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為永昌太守

蜀世譜  
曰呂祥

後為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為永昌太守李雄  
破寧州諸呂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  
復姓改名忠為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  
征敗績獠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

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  
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  
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  
郡承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邛理甚有威惠八年召  
為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  
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  
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  
徵庾隆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



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  
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  
處民夷之間又越舊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疑  
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  
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  
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  
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

修弟恢恢子義  
晉建寧太守

忠為人寬濟有度量但詎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

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  
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清  
望踰忠閭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  
稱績皆不及忠

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表張松子未詳閭宇字文平南郡人也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  
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  
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

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諤諤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偏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

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為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今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

杜參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  
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  
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  
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  
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  
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  
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  
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愷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為人

自輕以此為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

句反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

軍封宕渠侯

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為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

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壯

之弱冠為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

節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為

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佑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

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縣竹山賊

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疑以都尉將兵討之疑度其鳥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疑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為通厚疑宿與疎闊乃自輦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拜為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

益部

耆舊傳曰疑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疑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疑隨山立上四五里羌於

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牀積石於其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疑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稽顙過軍資給糧費福祿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者帥得命即出詣疑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軍出降或奔竄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胄又反以馬忠為督庾降討胄疑復屬焉戰鬪常寇軍首遂斬胄平南事訖牂牁興古獠種復反忠令疑領諸營往討疑內招降得二千人悉傳詣漢中十四年武都氏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為念疑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



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  
嵩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  
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  
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為越嵩太守嶷將  
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  
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  
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  
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嶷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

君冬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疑誅逢逢妻旄牛王女  
疑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為諸種深所  
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疑實取消息疑覺之許以重賞  
使為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  
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疑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  
始疑以郡郭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  
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作臺登卑水三縣去郡  
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疑率所領

奪取署長吏焉疑之到定祚定祚率豪狼岑槃木王舅  
甚為蠻夷所信任忿疑自侵不自來詣疑使壯士數十  
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  
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疑殺牛  
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  
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為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  
離將逢衆相度形勢疑逆遣親近齎牛酒勞賜又令離  
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

率所領將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為患  
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  
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嶷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  
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  
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為旄牛畝毗王遣使  
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嶷撫戎將軍領郡如故嶷初見  
費禕為大將軍姿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嶷書戒之曰  
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

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為警後禕果為魏降人郭修所害  
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  
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疑與書曰東主初崩帝  
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  
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  
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  
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  
如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

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網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疑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輶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偕督率隨巖朝貢者百餘人巖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

亦以此譏焉

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

曰雖與足下疎闊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

嶷答曰僕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

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為美談是歲

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

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

益部耆舊傳曰嶷風濕固疾至都寢篤扶杖然後能

起李簡請降衆議狐疑而嶷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

嶷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由是嶷自乞肆力中原致身

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

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

涼州克定臣為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為之流涕既到狄道簡悉率城

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墮身然

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舊民夷聞疑死無不悲泣為疑立廟四時水

旱輒祀之

益部耆舊傳曰余觀張疑儀貌辭令不能駭人而其策略足以入昇果烈足以立威為臣

有忠誠之節處類有亮直之風而動必顧典後主深崇之雖古之英士何以遠踰哉蜀世譜曰疑孫奔晉梁州

史刺

評曰黃權弘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

忠擾而能毅

尚書曰擾而毅鄭玄注曰擾馴也致果曰毅

王平忠勇而嚴整

張疑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

十六

蜀志卷十三

蜀志卷十三考證

黃權少為郡吏○毛本作郡史

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太平御覽  
為幸作焉幸可慕作可慕

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注往者熒惑守心○

臣明楷

按宋書天文志云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  
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  
酉乃出疑是入太微非守心也

宜速行據險毋令敵得入平地。○元本無地字

李恢任郡督郵。○任元本作仕

馬忠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味宜作味音昧  
張嶷而夷徼久自固食。○固後漢書作錮

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下人。○牟宋本作任

其偕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宋本作其督相率隨  
嶷朝貢者百餘人

蜀志卷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卷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蔣琬

子斌  
劉敏

斌弟顯

費禕 姜維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

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為什邡令先主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

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  
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  
遷為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  
年代裔為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  
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  
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  
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  
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

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  
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  
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  
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  
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  
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為大司馬東曹掾楊戲  
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  
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



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為昔諸葛亮數闕秦川道險運艱竟不

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舩欲由漢沔襲魏興上  
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  
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  
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  
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  
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  
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枝黨然吳  
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

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諡曰恭子斌嗣為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

尊大君公侯墓當洒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  
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  
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  
乃欲屈駕脩敬墳墓視子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  
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  
主既降鄧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  
為亂兵所殺斌弟顯為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  
時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

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

鄆音盲

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

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

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

南歸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

諸葛恪羊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

以答終不能屈

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

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

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

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

禕別傳曰權乃以手中常所執

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以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閭弱終不負東顧

還遷為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為參軍以奉

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為司馬

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

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

禕別傳曰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

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弈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

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

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眾往禦之



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碁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

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

成鄉侯

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

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

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  
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 琬固讓州職

裱復領益州刺史裱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裱別傳曰裱雅性謙素家

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 十一年出仕漢中自琬及  
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

裱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詔斷然後乃行其推

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

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裱開府十六年

歲首大會魏降人郭脩在坐裱歡飲沈醉為脩手刃所

害諡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  
裱別傳曰

恭為尚書郎顯名當世早卒

韋長女配太子璿為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

傅子曰維

為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

仕郡上計掾州郡為從事以父冏

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  
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  
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  
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  
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

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

還故維遂與母相失

魏略曰天水太守馬遵將維及諸官屬隨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

洛門案行會聞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東還上邽遵念所治冀縣界乎西偏又恐吏民樂亂遂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冀遵謂維等曰卿諸人回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冀遂與郡吏上官子脩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等大喜便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冀中人會亮前鋒為張郃費繇等所破遂將維等却縮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皆得維母子亦以維本無去意故不沒其家但繫保官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以延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  
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  
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  
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  
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  
見主上

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  
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

不在當  
歸也

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

為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

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為司馬數率  
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  
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  
維率衆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  
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  
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  
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  
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

與其兵不過萬人

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原

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杜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冀微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

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

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  
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  
維為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  
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為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  
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  
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  
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  
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



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芒水皆倚山為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

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

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

華陽國志曰維惡黃皓恣擅啟

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爾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

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啟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為諸圍外助

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為

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

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傳僉格鬪而死

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說謂傳

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

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魏人義之蜀記曰蔣舒為武興督在事無稱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城出降

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

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劔閣以拒

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緜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郫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

千寶晉記云會

謂維曰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今日見此為速矣會甚奇之

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

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

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

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

英俊無出維右

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

益州牧以叛

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

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妄死彼豈闇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

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偽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盛以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油士衆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縣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於逆順之間希違情於難冀之會以衰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奇舉不亦闇哉臣松之以為盛之譏維又為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既造劍閣與維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說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

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兵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縣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為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為難也夫功成理外然後為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謂不然欲授維兵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

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

誅

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

卻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

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



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  
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厝無所身死宗滅以  
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  
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孫盛曰異哉卻氏之論也夫士雖百

行操業萬殊至於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  
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  
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  
未敷而疲民以逞居禦侮之任而致敵喪守於夫智勇  
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逋臣亡國之  
亂相而云人之儀表斯亦惑矣縱維好書而微自藻潔  
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臣松之以  
為卻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

所云一時儀表止在好學與儉素耳本傳及魏略皆云維本無叛心以急逼歸蜀盛相譏貶惟可責其背母餘既過苦又非所以難卻正也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

執金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沒

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

臣松之以為蔣費為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

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今議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也謂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翫衆黷旅明斷不周終

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  
而可屢擾乎哉干寶曰姜維為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於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  
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投節如歸非  
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所也

蜀志卷十四

蜀志卷十四考證

費禕由是衆人莫不易觀○太平御覽無人字

魏降人郭脩在坐○監本訛作郭循今改正

姜維仕郡上計掾州郡為從事○州郡疑作州辟

冀亦不入維○毛本維下多等字

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此胡濟又一人非胡  
偉度也

維前住芒水○監本誤作亡水楊戲傳誤同皆據鄧艾

傳改正

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監本且誤日今改正

傳僉格鬪而死注蜀命人代之○命宋本作令

吳札鄭僑能喻斯好○鄭僑監本誤鄭有今改正

自稱益州牧以叛注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

監本誤遠復蜀祚今改正

又注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不會元本作不集

蜀志卷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蜀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鄧芝

張翼

宗預

廖化

楊戲

王嗣  
衛繼

常播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  
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  
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

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為郾邸閣督先主出至郾與  
語大奇之擢為郾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  
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  
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  
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  
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  
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  
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



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  
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偏為魏所乘不自保  
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  
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  
之阻合此二長共為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  
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  
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  
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

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  
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  
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  
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  
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  
與亮書曰丁宏挾張挾音夷念反或作豔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挾光耀明左  
思蜀都賦摘藻挾天庭孫權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  
蓋謂丁宏之言多浮豔也鄧芝及亮北往漢中以芝為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

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為督江  
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為車騎將

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

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

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

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日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

十四年卒芝為大將軍二十

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  
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

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郎晉朝廣漢

太守

張翼字伯恭捷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

陵太守綱皆有名迹

益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鄧錡繁漢中李

邵蜀郡張霸共結為友善大將軍鄧騭辟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為彭城相薦隱士閭丘邈等徵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議以為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續漢書曰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脩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為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

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収  
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雋  
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奉命四出唯  
網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  
厚恩以芻蕘之姿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  
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  
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放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  
無君之心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  
師震悚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人主  
順帝雖知網言不誣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網會廣陵賊  
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冀欲陷網乃諷尚書  
以網為廣陵太守若不為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  
守往輒多請兵及網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網對曰  
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  
懼走欲閉門網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

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網意誠即出見網網延置上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為之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榮孝子不捐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為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拏戮耳網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願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為必死及得網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詣網降網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

人一旦解散方垂盪然當條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為安處居宅子弟欲為吏者隨才任職欲為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當封為冀所遏絕故不得侯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三百餘人皆哀杖送綱喪至雒陽葬訖為起冢立祠四時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為郎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為庾隆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

當還羣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



庭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  
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  
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  
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  
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  
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  
維咸在劔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  
為亂兵所殺

華陽國志曰翼子微篤  
志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為主簿遷叅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哀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為侍中徙尚書延熙十

年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

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

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

臣松之以為芝以年問預是不自顧然預之此答觸人所

忌載之記牒近為煩文

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

預獨不為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

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

遺預大珠一斛

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

無吳君臣憑恃唯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既

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在詐力雖彊必敗秦項是也  
況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  
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蠶述營輔  
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彊隴漢之大莫  
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彊弱之心  
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諂哉乃

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  
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  
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  
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  
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

人也為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  
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  
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先主薨為丞相參  
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  
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漢  
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  
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  
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咸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陽  
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  
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為冠首  
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  
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府辟為屬主簿亮卒為尚  
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  
開府又辟為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庾亮降都督領  
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  
入為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

姜維出軍至芒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為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情省畧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

齊後至尚書督庠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各早死

戲同縣後

進有李密者字令伯華陽國志曰密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辨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蜀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為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晉武帝立太子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徧遣於是密上書曰臣以險壘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慙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



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筑莞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愍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臣之辛若非徒蜀之人土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言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武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欵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茭薪蒸密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維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密去官為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荀勗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為寃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戲以延熙論十篇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

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

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諡故或有應見稱紀而  
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  
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  
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  
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  
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  
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

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  
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  
翔師復湏戰於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  
統萬國合從者當時雋乂扶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  
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  
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  
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

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  
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  
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  
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赴赴出身匡世扶翼雋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  
飛電發濟于艱難贊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  
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驍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於朝或  
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誥暫思經筭觀  
事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  
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謹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彊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禦多殊  
方保業

贊鄧孔山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  
主入蜀蜀既定為犍為蜀國都尉因易郡名為朱  
提太守選為安遠將軍庠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  
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揚威才幹欬獻文武當官理任行行辯舉圖殖財施有義有叙

贊費賓伯賓伯名觀江夏鄆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於縣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為裨將軍後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為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

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勅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麋子仲

少府修慎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  
為巴郡太守還為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  
別駕先主為漢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賴恭為太常南  
陽黃柱為光祿勳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  
賴恭為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為傳恭子玄為  
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

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左掾屬喪楊顥  
為朝中損益多矣顥亦荊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  
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  
州里無繼况鄙郡乎其見重如此襄陽記曰楊顥字子  
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  
嘗自校簿書顥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  
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  
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

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言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為東曹屬典選舉顯死亮垂泣三日鴻臚明真何彥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

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  
時為掾為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辟為從事祭酒後援  
引圖讖勸先主即尊號踐阼之後遷為太鴻臚建興中  
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淳于  
髡東方朔之風為雙柏長早卒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  
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子遠名壹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  
時為中郎將將兵拒先主於涪詣降先主定益州  
以壹為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為夫人章武元年  
為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  
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  
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  
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壹族  
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

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為領軍後主世稍  
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縣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國  
用用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因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  
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穰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永  
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祗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  
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永安

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強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為右將軍封中鄉侯監軍尚篤劉南和名邕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敕

正方受遺豫聞後網不陳不僉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志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大易之云

贊揚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文經士元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攻至雒以為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為非也免存官頃

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孔休文祥或才或臧孔休  
名觀為荊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  
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雒陽令南廣漢太守失  
其行事子忠官至尚書郎襄陽記曰習禎有風流善談  
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為步  
兵校尉掌校祕書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國山休風國山名甫廣漢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

為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為縣竹令還為荊州議曹從事  
隨先主征吳軍敗於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  
右選郎永南耽思永南名邵廣漢郡人也先主定蜀後  
為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曹掾亮南  
征留邵為治中從事是歲卒華陽國志曰邵兄邈字漢  
南劉璋時為牛鞞長先主領牧為從事正旦命行酒得  
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  
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為不宜也先主

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  
司將殺之諸葛亮為請得免久之為掾為太守丞相參  
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  
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  
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  
呂樣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  
以臣懼其偏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仗強兵狼顧虎  
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

靜息大小為慶後主怒下獄誅之盛衡承伯言藏言時  
盛衡名勲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勲劉璋時為州  
書佐先主定蜀辟為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從事卒齊  
為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為尚書郎建興中從事  
丞相掾遷廣漢太守復為飛參軍亮卒為尚書勲齊皆  
以才幹自顯見歸信於州黨不如姚伷伷字子緒亦閬  
中人先主定益州後為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為廣漢太  
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為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



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  
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  
其望遷為參軍亮卒稍遷為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  
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贊之後孫德果銳孫德名福粹  
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後為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  
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為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為尚書僕  
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  
監軍領司馬卒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功病篤

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却騎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為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子驤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偉南篤常偉南

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為別駕從事隨  
先主東征吳章武二年卒於永安益部耆舊雜記曰朝  
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華陽國  
志曰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臣松之案  
耆舊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為三龍邈之狂直不得在  
此數德緒義彊志壯氣剛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  
主定益州為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為越雋太守隨  
丞相亮南征為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為

領軍義彊名士廣漢郫人國山從兄也從先主入蜀後  
舉孝廉為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為宕渠太守徙在犍為  
會丞相亮南征轉為益州太守將南行為蠻夷所害濟  
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  
龔德緒王義彊

休元輕冠損時致害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  
主東征吳習為領軍統諸軍大敗於猊亭文進奮身同

此顛沛文進名南亦自荊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  
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傳彤先主退軍斷後拒戰  
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  
者遂戰死拜子儉為左中郎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  
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蜀記載晉武帝  
詔曰蜀將軍傳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儉父  
彤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儉  
息著募後没入奚官免為庶人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殞  
命於軍

贊程季然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為漢  
昌長縣有賓人種類剛猛昔從高祖以定關中巴  
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  
曲有讒於璋說羲欲叛者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  
謀自守遣畿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

曲本不為叛雖有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  
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敕郁曰我受州恩當為州牧  
盡節汝為郡吏當為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  
志也義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  
禍畿曰昔樂羊為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  
然也今雖復羹子吾必飲之義知畿必不為己厚  
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  
領益州牧辟為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

敗績沂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  
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為敵走況從天子而見  
危哉追人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  
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天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徧怨興同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  
成奔北自絕于人作笑二國



麋芳士仁郝普潘濬麋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為南  
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為將軍住公安統  
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郝普字子大義陽人  
先主自荊州入蜀以普為零陵太守為吳將呂蒙  
所誦開城詣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  
以為荊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睦孫權襲  
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

人故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捷為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  
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  
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  
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  
氈毼及義穀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  
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  
涕泣嗣為人美厚篤至眾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

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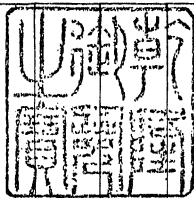
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游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穀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歷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答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衆咸嘉播忘身為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郪長年五十餘卒書於舊德傳

後縣令潁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為縣功曹繼為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為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為後故復為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忠篤

信厚為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預  
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揚戲商略意在不羣然智度有  
短殆罹世難云



蜀志卷十五

蜀志卷十五考證

鄧芝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宋瑋先主傳  
作宗瑋

張翼高祖父司空浩○浩後漢書作皓

宗預權大笑喜其抗直○抗直太平御覽作蓋直通鑑  
作盡直

遺預大珠一斛注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保元本作  
寶

楊戲楊戲字文然○戲華陽國志作義

祁汰各早死注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文選李密一

名虔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輔國毛本作國輔  
贊程季然注吾在軍未曾為敵走○曾華陽國志作習  
衛繼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大字疑衍

蜀志卷十五考證